



长寿王陵



好大王碑

集安觅古

□于春英

有幸参加“揽胜·探微 问道吉线G331”文化之旅，于2024年冬造访集安。秋风虽过而冬雪未至，远山通透，江河愈清，赏山川之清秀，阅古城之春秋，求文脉之滋养。

幽幽青山育千古，一江碧水润古今。群山环绕，绿水为邻，集安，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山水之间，流光溢彩，熠熠生辉。

绵延的老岭阻断了南来的朔风，静谧的鸭绿江水温润了凛冽的寒冬，这里少了“天寒吹烟袅，白雪映苍穹”的凝滞与浩瀚，多了落日余晖，苍山斜影，千鹤竞逐的江南水乡的灵动与温和。

山川构筑了集安的轮廓，古城遗韵铸就了城市文化的灵魂。跟随导游的步伐，畅游古城，拜谒王都旧迹，倾听娓娓道来的旧史家珍，揭秘鲜为人知的王朝故事，享受一场文化的饕餮盛宴。

集安，东卧龙山，北踞禹山，西环七星山，南邻鸭绿江，尽得古人风水玄学之要义，自然的造化，注定了她的命运终究免于平凡。

公元3年后的400余年间，被称之为“国内”的集安成为高句丽王城所在地，建有内城和尉那岩城(后改名丸都山城)，古代集安盛极一时。清初的封禁政策使这座古城被尘封了200余年。清末建辑安县，“辑安”，意为“存抚天下，辑安中国”，辑，引申为和睦安定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辑安改名集安。

信步集安街头，在今古交错的历史时空中穿梭，除了现代楼宇，还有石头堆砌的古城墙、白墙青瓦的矮楼和楼墙外绘制的莲花、云纹。少了些尘世的浮华，多了些朴素与庄重，感受到的是古城文化浸染下的祥和与安宁。

高句丽文化崇莲而尚石。文人笔下的莲花，纯洁、高雅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。莲花穹顶的博物馆是集安的标志性建筑，博物馆北侧的公园名为莲花公园。从莲花公园北望，一尊雕塑矗立市政府南侧的广场中央，是展翅欲翔的太阳鸟——三足鸟。太阳鸟的下方，有一男一女的雕塑，演绎着高句丽的起源传说，也寓意着对光明的向往。

从博物馆北转而西折，游走于集安繁华的街区，一不小心，我们的步履就可能越过城墙，跨越千余年前难以逾越的鸿沟，往来于古城内外。王城分为平原城和山城，安定和平时居于平原城，战时移驻山城，而平原城即内城。在黎明街以西，早市以北，河东街以东，团结路以南的区域边缘，条石垒砌的墙基勾勒出了古城的轮廓，默默守护着一个时代的文明。

古城的南垣保存最为完好，东西绵延的城墙，尚存高度约1-5米，由条石垒砌，规格相近，缝隙工整，宏伟而牢固，令人不禁惊讶于古代匠人的精工。城墙外是十余米宽的绿地，绿地的边缘用木质的栅栏隔开，而栅栏之外，则是集安的早市。

深冬季节，早市还在沉睡中舒缓一年的忙碌与疲惫，显得格外的空旷与孤寂。而当她在暖春时节醒来，便会成为集安最亮丽的风景。每年春末至冬初，这里云集各地的商贩，汇聚集安各地的土特产品和种类繁多的美食，闲适的市民、过往的游客摩肩接踵，往来其间，吆喝之声不绝于耳。在城墙根下吃早餐，融入市井之繁华，享受太平盛世之乐，这又何尝不是古人梦寐以求的生活。

早市西侧，沿朝阳街北行约200米穿过胜利路，树木掩映下，一块斑驳的巨石上刻着“高句丽遗址公园”的字样，仿佛在诉说城市的沧桑，历史淹没了王公贵族的印记，使其成为寻常百姓的休闲之所。公园东侧依然可以看到城墙的基石，城墙之外是一条清澈的溪流缓缓流淌，然而它不再肩负守护城池的责任，而是现代都市的装点。

游历国内古城，沿胜利路(集安市政府以东称鸭江路)向东北行至鸭江路与集青街交会后北行，全程约4公里，在禹山脚下，一片木棚环绕的台地上，一座巨型石冢安详地栖息在平整的草坪上，



九都山城一隅 钱文波 摄

俯瞰着城市的沧桑巨变，享受游人的瞻仰与陪伴，这便是太王陵。

说到太王陵，首先要提到享有“海东第一古碑”之美誉的好大王碑。好大王碑位于太王陵东侧，它的发现揭开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。传说，在清朝末年的鸭绿江畔，金石爱好者关月山于巡按途中，偶遇布满青苔的巨型石碑，遂手剥之而见文字，尔后报于县令，县令令乡民焚苔而见其全貌。好大王碑为一块天然巨石稍加雕琢而成，高6米有余，为四棱柱形，重达数十吨，于基石之上屹立1600余年，历经风雨剥蚀，滋青苔以护身，持守着历史的印记。在碑的四面环刻1775个汉字，以隶书为主，亦可见篆书、楷书的身影，是现存最早、文字最多的高句丽史料，也是汉字书法与碑刻艺术的瑰宝。因其碑文刻有“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”，又于太王陵偶得“愿太王安如山固如岳”的铭文，故而得名“好大王碑”。清人言之“奇文自有鬼神护，逢时不敢名山藏。伐林架木拓碑出，得者宝之同琳琅”。

在导游的精彩讲解中，邹牟建国的传说、好太王的功绩、烟户守护的王陵……碑文记述的历史如画卷般一幕幕浮现。

集安的王陵有十余座，皆为大型方坛阶梯石室墓葬，尤以太王陵、千秋墓、将军坟最为闻名。

太王陵因好大王碑而颇受今人的礼遇，王陵的周遭是青石铺就的甬路，环绕着整齐的草坪，还有稀疏的树木守护着王陵的清幽。

千秋墓位于集安市西约4.5公里331国道的南侧，碎石堆积的陵墓依然宏伟、壮观，宛若一座山丘雄踞在那里，守望过往的车辆与行人。因陵墓上发现刻有“千秋万岁永固”的铭文砖，而得名“千秋墓”。陵墓之大，是集安王陵之冠，占地6000余平方米，高10余米，筑基石材数万立方米。

将军坟又称长寿王陵，位于太王陵东北1.5公里的龙山脚下。长寿王是好太王之子，享寿98岁，号为长寿王。长寿王陵呈正方形阶梯状，基坛边长32.22米，高约13米，由精琢的花岗岩条石垒砌，条石刻有石槽，层层镶嵌、内收，共22层，用条石1146块。内部以河卵石填充，外部四面墓基各有三块巨型护坟石，以抵消内部的张力，墓顶由一块完整的正方形巨石封盖，巨石边长约13米，重达50余吨，巨石的边缘刻有凹槽，防止雨水渗入陵墓。设计精巧、技艺精湛，使其成为古墓群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墓冢，被誉为“东方金字塔”。

雄伟的王陵建筑彰显了当时的繁华，是东方匠人的鬼斧神工，是古人智慧的结晶。

在集安群山脚下，在狭长的通沟河畔，王陵、贵族墓葬、平民墓葬，大大小小的“金字塔”有一万余座，一如秦陵兵马俑的壮观，是陵墓建造史上的奇迹。

高句丽王陵建筑是世界建筑史上的瑰宝，而墓葬内的壁画艺术则是世界绘画史上的一座丰碑。在高句丽王陵和贵族墓葬的石室内绘有精美绝伦的壁画艺术，采用天然的矿物为颜料，在石室的墙壁上绘制各种图案，有狩猎、游戏等日常生活的场景，有穹顶的满天星辰、始祖传说的太阳鸟，有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等神兽，还镶嵌着明珠和宝石。

据介绍，当时高句丽人向往死后可以像活着一样生活，因此重视陵墓装饰与雕刻，从而创造出流传千年的绘画艺术的杰作，同时也将高句丽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诸多场景生动、形象地再现。

九都山城位于集安市区的西北约2.5公里。沿山城北行，穿越山城石桥，桥下是九都山城的护城河——通沟河，通沟河北岸依山势而建的簸箕形古城便是九都山城。

我们最先进入的是瓮城，于瓮城仰望山城，随山势起伏约7公里的环形山脊上矗立着巍峨的城墙，城门处的城墙已经散落，两侧山上牢固的城墙是今人在原有城垣上的修补。

登上山城，东南俯瞰，是通沟河畔规模浩大的古墓群。回首北向，山城之貌尽收眼底，山水之险，确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之势，即便如此，浩大的王城内，没有一处楼榭亭台，杂树丛生、蒿草遍野，满目萧瑟。

登城怀古，导游的讲解，绘制了古城当年的繁华盛景，也道出了古城的雨雪风霜。富丽堂皇的宫殿、威武霸气的点将台、将士们响彻云霄的呐喊，都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。

岁月流转，时空变幻，古城旧事如江水中的涟漪，终究沉寂于历史的长河。然青山依旧，遗韵犹存，古城集安将继续前行，谱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烟雨华章。

沿G331的一条岔路去清河镇采风，拜访吉林省野山参商会会长王国良先生。当我们一行人赶到王国良所在的山参商会会馆时，他正忙着接待外地来选购林下参的客户。我们便利用等待的时间参观了坐落在清河镇中心的“中国·清河镇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”。

集安市是全国唯一的边条参产区和林下参最早最大的产区，享有“国参故里”之称，每月的逢1、逢6日都有人参加，届时人头攒动、商贾云集。我们来的这天是12月18日，没有大集略显空旷，市场里的商号、商铺、摊床、摊位比来买参的客户多。我在一个卖参老摊上摆放的十几个人参泡沫箱前停下，边看边与老汉攀谈。老汉十分健谈、善于推销，看我一半解还挺虚心的样子，明知我不是买主，也热心向我介绍他几十年种植林下参、自产自销的“人参经”，过一会儿还拿出一棵用青苔包裹着的水参，向我展示说：“这是一苗三十多年的林下参，比一般野山参还神奇，奇就奇在一棵参长出双芦头。”

乍见此参，我当下心头就是一惊，这是我接触人参文化四十多年来，一直在寻找和一直没解开的谜啊！据卖参老汉介绍，这些年山里禁枪禁猎，野猪等山牲口越来越多，林下参也常被野猪拱吃和狗子踩踏，林下参受伤后，有的几年不出土，等自我疗伤休养好了，再发芦芽出土。“这棵参就是憋了几年，憋出的俩芦芽，你说神奇不？平时我留做标本，不轻易给人看，也不卖。今天顾客少，拿给你看看，结个眼缘吧！”

边看边聊，我心里有点数了，又问了一句不在行的话：“这种长俩芦头的林下参叫啥参啊？”卖参老汉不屑地白了我一眼说：“告诉你也没啥，你也不懂。我虽然头一次见着俩芦头的人参，但我打小就听过老放山把头们讲故事时，管这种山参叫‘夹子参’。”没等我继续往下追问，采风团的领导就来招呼说，王会长那边接待完客户了，正等着我们去座谈呢。

野山参商会的王国良会长果然健谈，从家族闯关东放山挖参，到边条参和林下参的药用、食用、饮用、保健、美容、护肤，以及集安林下参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，一直讲到自幼承父兄引领结缘参行的传奇，还有家族红色历史等等。伴随着采风团伙伴与王国良会长的商业文旅式的交流探讨，我的思绪开始溜号，又从市场摆摊老汉那苗双芦头林下参回到了40年前我最早接触人参故事的课堂。

1984年的时候，我在东北师大中文系上学，曾跟随民俗学教授汪玢玲先生学习民间文



学和东北民俗。汪玢玲教授当时有个课题就是“关东三宝”，其中首要的就是人参故事传说，并引用了明代药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对东北人参的详细记载。我当时年轻，有点好学好精神，还真就借出《本草纲目》翻看，里面的医方药性是一窍也不通，但对书中所附的草图还能看明白。谁知这一表面明白，问题就来了。原来，药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附图中国画的人参很奇怪，是一棵长着双芦茎的人参，和平时看到及汪玢玲先生讲授的，人参一茎、五叶轮生完全不一样，对不上号。带着疑惑，我当时也向汪玢玲老师询问了。汪先生是个书斋里的大学者，读书多、研究深，实地采风少，但她老人家做学问好，学风正派，值得敬佩。汪教授实事求是地解释道：“五百多年前药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所附画的辽东人参图，和今天我们讲的与见到的确实不一样。对和错，及什么原因，真不知道。你们以后在采风或工作中慢慢存疑求证吧。”

就这一句“慢慢存疑求证”，我曾先后在各种场合中求教，虽有不少人参文化专家厌烦我的问题，觉得幼稚和无聊，但也有尽自己所知给予交流和解答的学者。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著名满族学者富育光先生跟我说：“李时珍的字叫东璧，在满族说部《两世罕王传》(当时还没出版)中就曾讲到，李时珍亲自到辽东长白山区采药挖参，当时女真人称其为‘东璧师傅’。”这就是说李时珍是亲眼见过和亲自挖过野山参的。还有抚松县的人参文化专家王德富先生很认真地和我讲：“这种两个芦头的人参，真没见过。但听过老放山的把头讲故事时称之为‘茄子参’。”至于为啥叫“茄子参”，王德富也不知道，也没打听和问过别人。

正在我一心二用，边浮想联翩，边听王国良会长滔滔不绝的时候，王会长喝了口用林下参



泡的茶饮，同时招呼大伙分享品尝。不知是受王国良会长讲解的启发，还是喝了林下参茶饮的神奇功效，我突然灵光一现，茄子参和夹子参，是一个意思，一回事啊！因为“茄”是多音字，也念“jiā”，而且，“茄”和“夹”都是“俗字”或“别字”，正字应该是“嘉”，这种长出双芦头茎秆和参籽的人参正名应该是“嘉籽参”。因为中国自古就有“嘉禾”吉祥的礼俗。这一灵光，让我翻开了几部古籍。汉·王充《论衡·讲瑞》：“嘉禾生于禾中，当禾中异穗，谓之嘉禾。”《宋书·符瑞志》：“嘉禾，五谷之长，王者德盛，则二苗共秀。”《三国演义·第八十四回》：“自魏王即位以来，麒麟降生，凤凰来仪，黄龙出现，嘉禾蔚生，甘露下降。”《清史稿·礼志》：“雍正二年，籍田产嘉禾，一茎三四穗，越二年，乃至九穗。”可见长出双穗的禾苗，在古人心目中是多么吉祥的符瑞象征，正因如此，长出双芦头的双茎双籽人参，称为“嘉籽参”，既是人参文化中于史有证的祥瑞名称，也是民间叫法中可通过训诂讲得通的佳名。

长期求索，一朝偶得。感谢这次揽胜探微采风机遇的同时，更让我觉得应该向药圣李时珍和他的生命巨典《本草纲目》存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致敬和顶礼膜拜！也要告慰仙逝五十周年的恩师汪玢玲教授灵前：您40年前教学生时遇到的难题，通过慢慢求证，在这次“揽胜探微 问道吉线G331”首站集安市的采风过程中似乎解开了。

东璧采参到关东，《本草纲目》画真形。嘉禾棒槌万古秀，幸逢盛世我正名。

谨以此小诗记事并为接下来的揽胜探微采风和寻参记行程鼓劲加油！

(双芦茎林下参照片 王国良 供图)

